

冯雪峰 著

鲁迅的文学道路

论文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LUXUN DE WENXUE DAOLU

鲁迅的文学道路

冯雪峰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一月·长沙

鲁迅的文学道路

冯雪峰 著

责任编辑：黄仁沛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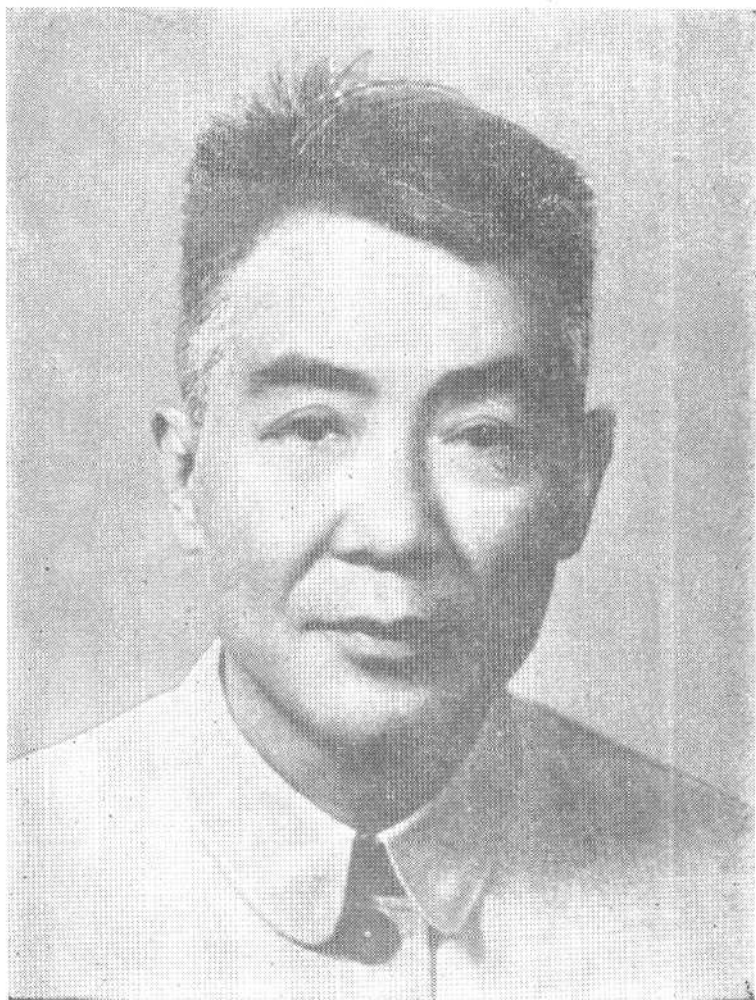
198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93,000 印张：8.625 印数：1—14,000

统一书号：10109·1224 定价：0.87元



鲁迅先生题赠给本书作者的像片



本书作者像

“在钟楼上”一篇是“三清”外
二本是收的杂文，按鲁迅的杂文有“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等五本，就文集中间古的。

一“坟”出版于一九二五年，内收一九二七年所作的杂文四篇及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五年所作的杂文和随军十九篇。“热风”出版于一九二四年，内收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之间所作的杂文和随军四十一篇。“华盖集”出版于一九二五年，内收一九二五年所作的杂文三十一篇。

“华盖集续编”出版于一九二七年，内收一九二六年所作的杂文四篇及一九二七年所作的杂文二十九篇及一九二六年所作的杂文一篇。“而已集”出版于一九二八年，内收一九二七年所作的杂文四篇及一九二八年所作的杂文一篇。“在钟楼上”出版于一九二七年，内收一九二七年所作的杂文一篇。

作者手稿之一：英译本《鲁迅选集》第二卷编者说明草稿第一页。

「阿Q正传」作于二二二年，是鲁迅先生最著名的一篇，同时也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

「阿Q正传」的社会意义是深远的。它反映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实，揭示了社会黑暗和国民的愚昧，使读者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使读者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使读者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一部小说，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使读者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使读者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一部小说。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一部小说，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使读者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使读者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一部小说，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使读者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使读者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一部小说，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使读者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使读者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一部小说，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使读者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使读者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的愚昧。

作者手稿之二：在《阿Q正传》打印稿上所作的修改。（见本书第175页）

目 次

革命与知识阶级·····	(1)
讽刺文学与社会改革·····	(7)
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	(12)
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	(17)
鲁迅与民族统一战线·····	(30)
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	(33)
谈谈杂文·····	(61)
思想的才能和文学的才能·····	(73)
鲁迅生平及其思想发展的梗概·····	(79)
鲁迅先生为什么不承认 he 自己是天才·····	(99)
怎样读鲁迅的杂文·····	(105)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鲁迅和读他的杂文·····	(108)
鲁迅和果戈理·····	(112)
鲁迅和工人读者·····	(120)
鲁迅跟少年儿童在一起·····	(124)
高尔基和中国作家·····	(126)
伟大的奠基者和导师·····	(135)
《药》·····	(141)
《孔乙己》·····	(148)

《纪念刘和珍君》文中几个句的解释·····	(154)
《狂人日记》·····	(158)
单四嫂子和祥林嫂·····	(164)
《阿Q正传》·····	(175)
鲁迅的著作·····	(190)
《伤逝》·····	(193)
关于《一件小事》的一点看法·····	(200)
论《野草》·····	(206)
鲁迅的政论活动·····	(236)
鲁迅的文学道路·····	(254)
 后 记(冯夏熊)·····	 (271)

革命与知识阶级

一 智识阶级的动摇

无论中国的智识阶级是怎样的东西，无论人们怎样说象俄国革命前似的智识阶级在中国是没有的，但中国依然有它的智识阶级。在大动摇的时代，革命的时代，十月到来的时代，中国的智识阶级必定演了它自己的角色。历史的进行是仿佛如出一轨的。

对于智识阶级，和对于别的人一样：革命成为一个可怕的东西。这并不是因为它的“咆哮凶猛”，它的旋风的暴力；而是因为这暴力，是无法抵抗的，要抵抗是理由穷屈，理智所不答应的。革命毫无情面地，将不止夺去了保障你底肉体的物质的资料，它是并要粉碎你底精神的生活的一切凭依。它粉碎了你的自尊，粉碎了你的灵魂。从一切尊贵的，神圣的，不朽的东西，都成为失了色的死的东西；而且这一切，都是通过你自己的眼的，你无法使它不真实，如一个梦——革命所以是可怕的东西。智识阶级，倘旧社会的经济制度及其他是可用坟墓，而旧社会的个人主义的生活样式与文化艺术是可用开在墓上的花这个比喻说明的，则当看见历史的巨人在掘撤着坟墓，墓上的花开始枯萎的时候，除出他根本就反对历史的推动，死心塌地地做反革命者，或相信墓上的花

能够在“真空的空间”生活，他依然是它的宣扬者，赞美者，运命注定他成为坟墓的殉道者以外，智识阶级不能不演下面的二类角色。其一，他决然毅然的反过来，毫无痛惜地弃去个人主义的立场，投入社会主义，以同样的坚信和断然的勇猛去毁弃旧的文化与它所依赖的社会。其二，他也承受革命，向往革命，但他同时又反顾旧的，依恋旧的；而他又怀疑自己的反顾和依恋，也怀疑自己的承受与向往，结局是他徘徊着，苦痛着——这种人感受性比较锐敏，尊重自己的内心生活也比别人深些。

革命是如此地使知识阶级动摇着的。为要不在革命上碰死自己，智识阶级也必须如此地改移自己的立场。智识阶级虽不属于革命的主要力量，——智识阶级于其构成上不能做革命的主要力量，但革命没有特别看轻智识阶级的必要。因第一种人，革命是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和速度。因第二种人，革命看见了自己的暴风一般的伟大，并能在这种人的生活里，分明地看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尽量的精神的冲突，革命却丝毫不会因这种冲突而受障碍的。

自然，革命除出将那甘心反动的智识阶级与别的一切反动者一视同仁地击死了以外，还有留心第三种人——他们在表面上是貌似第一种人，一样地坚信一样地勇敢的，革命有时也可利用他们，但他们到底没有热心自己的地位那般地热心革命的——即所谓投机的智识分子的必要。

二 中国革命的现阶段

以上只是极表面地说明了智识阶级底被动地动摇着的一个普遍的形态。中国的智识阶级现在也正如此地动摇着——仅只这点

也已显示给我们：中国革命已到了如何的阶段了。但是，革命是不但并不特别看轻智识阶级，而且必须积极地向智识阶级提出工作的——这个其实是革命早已向它提出，而且因此，智识阶级才显露地动摇起来的。中国的智识阶级，虽很薄弱，于过去的国民解放运动中却做了很不错的工作来，实在中国智识阶级是在国民解放运动中形成的；但运动不久就变质着，成为中国的革命，而且它到了现在的阶段了——这种的变质和进行，在智识阶级的文化运动与文艺活动中完全没有它的影子。智识阶级底动摇是直近的事，于是有一部分是向革命突进了。我们再详细点就事实来考察一下看吧。

智识阶级底起点是所谓“五四运动”，但“五四运动”是国民解放运动的焦点。这国民解放运动的起因是“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是其具体的最初的表现。到了“五四运动”的时期，国民解放运动积极地开始进行着与封建势力的必要的斗争。从这时期以后，中国国民可以说是全体都生活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的。在这时期，也是国民解放运动第一次的认识了社会的阶级冲突。但是中国并不是单独在地球之外的国，是世界的一国，别的国家产业革命是行于十八九世纪的；于是国民解放运动有再转向的必要，这也决不是资产阶级的堕落的缘故，是因为中国的工农非起来加入世界的无产阶级不可的。“五卅”是必然的暴露。说起来，自“五卅”以后，国民主要（次要当然继续与封建势力斗争）是应该生活在工农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的，事实上，国民解放运动到现在仍丝毫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也就证明了工农阶级没有解放以前国民解放是做不到的。中国工农的党，从最初就站在这样主张上，虽经过几次政策的改变，然后确定了目下的政策，但只是政策的改变。

在这几个的阶段间，中国智识阶级做工做得最好的，就只与封建势力斗争的一段上。在这段上，智识阶级很正确地抓着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很明确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的任务。看鲁迅的《坟》，则中国的最初的晨星似的文艺运动已认识这个任务了。智识阶级在这斗争上得到了自己的势力，它却就在这阶段上凝固着，自然是因为封建势力还十分强固地存在着的缘故，但智识阶级没有明了与封建势力斗争，若固定着站在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是不成功的，这事实是真的。无论怎样说来，中国的工农跑上历史的舞台，至迟也应该在“五卅”以后。工农阶级的意识也不能不说在这时是已分明了的，因为中国的工农的党是在这时巩固起它的基础来的。中国的智识阶级，在这时除了一部分本已站在工农的立场上的人离开了智识阶级的队伍以外，就只有一二分子怀疑自己的立场稍稍显示了自己的内心摇动而已；其余留在原来的地位上支持着智识阶级的人是依然立在原来的立场上，最多也不过偶尔辽远地瞥一眼无产阶级罢了。工农的党采取了现在的手段，智识阶级才仿佛被火焰和刀光所验了似地动摇起来。

三 追随的途中

象现在似地动摇着，智识阶级，有一部分人是完全成为反革命者，有一部分人是投入革命，有一部分人是配入以上所说的第二种角色，在体味着内心生活的苦痛——革命倘若有一刹那的闲暇，它以怎样的眼光来瞥视这智识阶级底现状呢？

现在所提出的主题——“无产阶级文学之提倡”和“辩证法的唯物论之确立”，于智识阶级自己的任务上，这是十分正当的，对于革命也是很迫切的。但革命是只将革命的智识阶级看作“追

随者”的。事实上，在智识阶级这名字还存在的时间，它始终是追随者。

革命对于以上所说的第二种的人，尽可以极大的宽大态度对之。他们多是极真实的，敏感的人，批评的工夫多于主张的，所以在这时候，他们常是消极的，充满着颓废的气氛。但革命是不会受其障害的，革命与其无益地击死他们，实不如让他们尽量地在艺术上表现他们内心生活的冲突的苦痛，在历史上留一种过渡时的两种思想的交接的艺术的痕迹。

因此，我对于目下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底抨击鲁迅的一事，倒想略加一点意见。

如上所说，革命看见有人攻击如鲁迅似的人，实不会出来给鲁迅辩护的那样愚笨。但革命，在现阶段，虽已采取了目下的手段，对于智识阶级就只能取了以上的态度，即将革命的智识阶级看作自己的追随者，而以度外的眼光视以上所说的第二种人。

我们先来检讨一下鲁迅看。照现在的情形，在或一程度上鲁迅是配入以上所说的第二种角色的人。实际上，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的智识阶级早一二年，不过他也常以“不胜辽远”似的眼光对无产阶级的，但无论如何，我们找不出空隙，可以断言鲁迅是诋谤过革命的。鲁迅自己，在艺术上是一个冷酷的感伤主义者，在文化批评上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因此，在艺术上鲁迅抓着了攻击国民性与人间的普遍的“黑暗方面”，在文化批评方面，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间，智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是鲁迅，但他没有在创作暗示出“国民性”与“人间黑暗”是和经济制度有关的。在批评上，对于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在傍边的说话者。所以鲁迅是理性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到了现在，鲁迅做的工作是继续与封建势力斗争，

也仍立在向来的立场上，同时他常常反顾人道主义。

但是，反顾人道主义并非十分坏的事情。革命在它的手段上，因为必要，抛弃了人道主义；但是在理想上，革命是无论如何都不肯抛弃彻底的人道主义的。同样，革命也必须欢迎与封建势力继续斗争的一切友方的势力；革命自己也必须与封建势力继续斗争的。

我们再来检讨一下鲁迅的抨击者这一面看，则我们应该说，他们不但不会因此而有利于革命，并在他们自己里面看出他们的危险性来。创造社改变了方向，倾向到革命来，这是十分好的事；但他们没有改变向来的狭小的团体主义的精神，这却是十分要不得的。一本大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章，在别的许多的地方是大书着“创造社”的字样，而这只是为要抬出创造社来。对于鲁迅的攻击，在革命的现阶段的态度上既是可不必，而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的攻击方法，还含有别的危险性。革命现在对于智识阶级的要求，是至少使智识阶级承认革命。但我们在鲁迅的言行里完全找不出诋毁整个的革命的痕迹来，他至多嘲笑了革命文学的运动（他也并没有嘲笑革命文学的本身），嘲笑了追随者中的个人的言动；而一定要说他这就是诋毁革命，“中伤”革命，这对于革命是有利的吗？而且不是可笑的吗？对于一切的恶意的诋毁者，为防御自己起见，革命要毫不犹豫地击死他们，革命也正不必隐瞒一切；但将不是诋毁革命者强要当作诋毁者，是只有害处没有益处的。

革命有给与智识阶级的革命追随者以极少限度的闲暇，使他们多多渗透革命的策略与革命的精神的必要

一九二八年五月

（录自《中国文艺论战》〔李何林编，中国书店1929年10月初版〕第1页至第10页）

讽刺文学与社会改革

人们往往将称为“讽刺文学”这种东西，看成为单单消极的，没有主张的东西。这是极大的错误。或者还甚至看成为滑稽的文学，以为只是“有趣，有趣”，这尤其是错误了。这种见解如果出之于改革者，那是取消自己底力量，帮助了敌人；如果出诸敌人，那是他底毒计。因为一种真真的讽刺文学，如果被看成为这样的东西，那么它在社会改革上的伟大的作用，便会被减少或取消了。最近梁实秋教授在《新月》本年第八期和第九期上，对于鲁迅先生的掎击“现状”和传统思想等的杂感及论文而发的反感和讥笑，便是一种想减少鲁迅先生底作品底社会的作用的尝试。梁教授首先质问鲁迅先生，“不满于现状便怎样？”次则说，“鲁迅先生底作品底长处是在有趣，好玩。”再次又说，“东冷嘲，西热骂，世间无一满意事。”最后还说鲁迅先生是“蝙蝠”（这成为“鲁迅先生与阶级”的问题。）总此四点都不外为要使鲁迅先生底“冷嘲”“热骂”这利器上了锈缺了刃，梁教授好完成他个人的目的和阶级的任务。然而梁教授底这种战术实在是很厉害的，因为鲁迅先生是无疑的属于伟大的讽刺作家的一群里的人。

要明白梁教授底用意，及理解鲁迅先生作品底价值，必须从鲁迅先生是一个讽刺文学的作家的观点出发。

对于讽刺文学及其作家，一切梁教授们是必然要反感，讥笑，憎恨的。因为讽刺文学不是“有趣，好玩”的东西，它并非止于“不满于现状”，更非“世间一切都不满意”，有价值的讽刺作家也决非“蝙蝠”。如果是如此，则一切梁教授们又何必憎恨呢，莫理哀——回答法兰西的贵族和僧侣底嘲骂——说，“你们恶骂我底作品，说是无耻，暴乱。是的，在你们当然要这样说吧。因为我底作品就是暴露你们底无耻和虚伪，攻击你们底无耻和虚伪的呵。”现在我可以把关于讽刺文学是怎样的东西以及它在社会改革上所尽的任务，加以简单的考察，以便给出一个一般的概念，免得被梁教授底诈计所蒙蔽。

什么是讽刺文学呢？这可以先从讽刺文学怎样发生说起。如我们所理解，某种一定的文学，一般地总是产生于某种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的，讽刺文学一般地是在某一社会制度烂熟到不合理的存在，而对抗这社会制度的新的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开始生出了的时代，即新旧二种社会理想相冲突着的时代所产生。即在旧的社会制度成为对于新始产生的社会的障碍了的时候，讽刺文学便产生了。例如在帝政俄罗斯的黑暗时代便产生了戈果理和薛特林的讽刺作家，又如在十七世纪的贵族和僧侣的法兰西是产生了莫理哀这喜剧作家。格罗斯这讽刺画家是产生于德国资产阶级愈趋丑恶而无产阶级则日益健全的现在。鲁迅先生是产生于封建势力（以及“资本家的走狗”们）积极地阻挡着新起的势力的现代中国社会。

在这样的时候，即在新旧二种理想斗争着的时候，站在新的势力方面的战士大抵有二种必要的工作，即宣传新理想和破坏或否定旧的东西的二种工作，而以文学为武器，将破坏或否定旧的